

春秋衡庫

十三二

漢書門			
四	二	七	九
一	八	五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四	二	七
五	一	七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79
冊數	10	(3)
函號	275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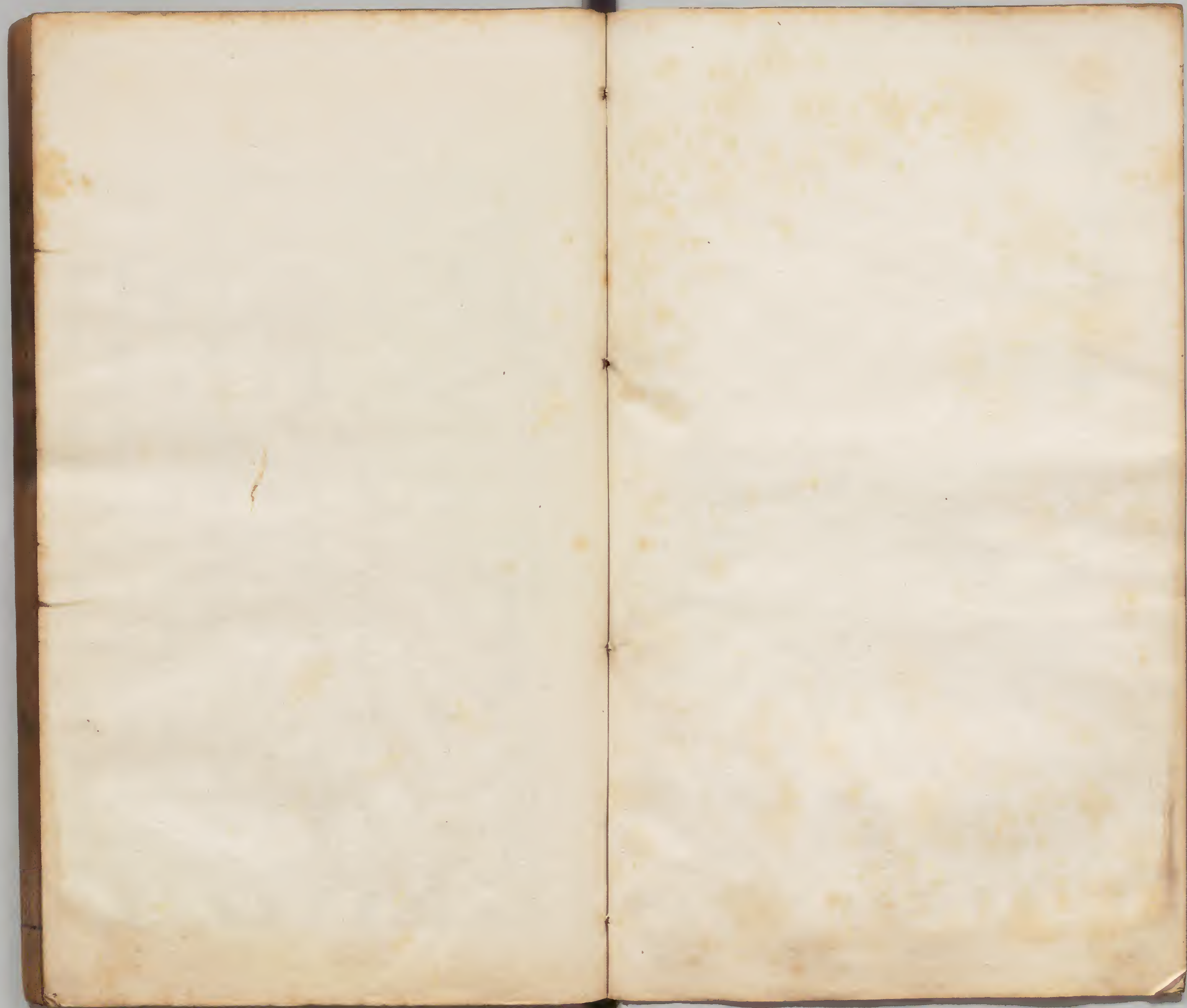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衡庫

卷十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子九歲卽位在位二年

惠王十六年

曹昭公班元年

春王正月

公羊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不言卽

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

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

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

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

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

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

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盡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
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胡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
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
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未
有諸侯之薨而不告於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
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
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
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
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

有司王官
也。有事謂
舍禮之屬

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左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

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

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

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胡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
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
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
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
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

簡策所載
之書

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

左請復季友也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季子來歸

胡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

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

退嚮訟周厚本枝而庸且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冬齊仲孫來左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

存禮則國重基固而

不稱使而曰來者畧其君臣

昏亂霸王之器也

胡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畧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

三國皆難

賊而侯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滅之所致耳。直書

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全胡氏問魯可取者。桓公之心。侯其自斃者。仲孫之

策。故交譏之。然貶仲孫而不名。以其口務寧。魯難。猶有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附左。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

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

曰。天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

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

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天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

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

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其必蕃昌。公侯之卦

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二年 是年冬 衛滅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全杜氏陽國名。齊人逼徙之家氏亦宋人遷宿之類。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胡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

之後

形難所 堅固此 所以

帝出禮記

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全杜氏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遠主當祫。因是大祭。以審昭穆。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胡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齧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齧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左**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對音以

門 中 小

孫音遜

夷音地

春秋傳卷一
胡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讐。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入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入犂卜。齧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憐乎。

春秋以復仇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左公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

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涑北面而哭。共仲曰。奚斯之聲也。於是抗軫經而死。

補左逸。諡曰共仲。立孟孫氏。

胡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

奚斯即子魚

春秋傳序 卷十
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奸。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

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况於慶父巨奸。七百里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讐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之永鑒也。
附左。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

所居
乾為父為
君大有變
乾故云
繇音由卜
詞也

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冬齊高子來盟。公羊何以不名。喜之也。莊公死。子般閔公弒。曠年無君。桓公使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是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胡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十有二月。狄入衛。左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黃林畏鬼 故言霜先 使白神從 之追衛走 昭伯憲公 無尤

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補史記。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

共勝及曹 侯衛三邑

莒音蓬

袍有表衣 有裳謂之 一稱材木 也。使立門 戶兩匹也。

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勝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詩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陟彼阿丘。言采其蕝。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許穆夫人憫衛之亡而作。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史記。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讓殺太子伋代立。至于

綴音毀

是之方中
篇附後城
楚丘傳

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

胡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仲尼刪詩如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錄於國風而不削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鄘風墻有茨不可埽也中藺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大謂年長
皇得重也

遷移也

不盡也外
無善意待
必子而內
以不義加
厚之精鏡
近愚

附國語晉獻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之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太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施讒於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

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况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

言以眾故殺君除民害眾益為厚也

不否同後

奇據也
以不勝罪

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使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眾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

冢大也

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後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左：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公曰：「寡人

國政正卿

偏衣，雜色衣，旗亦也。

冬月故曰時卒，危音。

涼薄也。

寒謂涼薄。

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國語：翟人出

權謂金玦

蠲木蟲喻
內讒

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于翟，以起讒于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蠲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

鄭棄其師 左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

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詩鄭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

翺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胡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

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

旅，翺翺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

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

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

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

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

彭，離伊河
地名
左者御車
右者擊刺
高克居中
聯示奈好
語已

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次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

秦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僖公上

元

春

其製而不製則將焉用此... 書曰... 豈... 同... 責... 之... 以...

春秋衡庫 卷十一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僖公上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

惠王十八年

衛文公燬元年秦穆公任好元年

春王正月

胡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

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韓非子狄人伐邢

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狄不敝。狄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若晚救之。以敝狄。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韓非子本
文作晉代
邢誤也

胡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諸

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

而遷之。師無私焉。

國語男女不淫。牛馬選具。

夏。邢遷于夷儀。

諸侯城之。救患也。

穀梁是向之師也。使之如

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齊莊公之
師

胡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胡曰薨于夷桓公召而殺之也曰齊人以歸以其喪歸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仇母之義受而

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楚人

成

伐鄭

荆始書楚

左鄭即齊故也

胡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衣裳之會六

左盟于犂。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左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

哀姜之奔邾也。邾人戍虛丘以逼魯。至是歸。魯要而敗之。

胡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榿。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孳。左獲莒子之弟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穀梁公子友謂莒孳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

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胡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于魯。魯人弗與。爲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大布粗布
大帛厚絹
蓋用諸侯
諒闇之服

方百尋之
首也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齊桓公遷邢于

夷儀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詩 邶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

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

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

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定音訂

楚楚丘也

倌音官倌
人主駕者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文公徙居國人
作是以美之

○ 衛風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 衛人美桓
公而作

胡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

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

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

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

有所勸矣城楚丘畧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

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儋司几筵設黼扆內史

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

儋進之也
司几筵宗
相之屬

深也
其實

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忠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為利于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三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始見經

三傳獻公朝諸大夫而問

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

郭公辛作

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儒。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儒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虞公見寶許諾。且請先伐號。宮之奇果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

顛軫等皆
虞地言虞
能報復外
矯其說以
殺之

重必不便于虞。記曰。唇亡則齒寒。虞號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號。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夏。晉里克荀息會虞師。取號。滅下陽。終假之道。以取號。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璧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胡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

春秋傳 卷一
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曰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全徐氏虢之滅。由於下陽之亡。鄂之入。由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衣裳之會貫與陽穀俱不在九

合之數

胡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附左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

漏師洩軍謀也多魚

地名

穀熟曰稔

再音端

春秋左傳

卷十一

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見宣公十五年滅潞傳

左鬪章囚鄭聃伯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胡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

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

全注氏何休謂僖公

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寬獄四百餘人精誠格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以消天變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

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全按徐偃始稱王故春秋狄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取舒蓋受命於齊為齊通伐楚之徑

春秋左傳

卷十一

○見莊公二十三年荆聘傳

六月雨

胡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全高氏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穀梁桓公委端

摺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胡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

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左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

未言通會
不叙獨末
牽江黃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全李氏涖盟對來盟為義皆前定也汪氏經書涖盟

者四惟此年佐齊有輔伯之善文七年敖如莒則小國訴之勉强而應焉昭七年舍如齊修暨平之好定十一年叔還如鄭結叛晉之謀不足取矣

楚人伐鄭

主下伐楚次傳

左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

勤我棄德不祥

全汪氏楚師三至于鄭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

于權下賈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四年

是年夏許叔穆公新臣卒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左齊侯與蔡姬乘舟于

圍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履所踐之

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

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

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

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

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

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

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

次于陘

補管子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國語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

以義正名
以君臣之

胡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

名之帥

新臣即許
叔

禪音關
也

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全家氏齊距楚數千里，跋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為備，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朱子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蓋桓公每事持重，當時楚甚強大，僭王已非一日，若楚不即服罪，齊豈遽保其必勝哉。夏許男新臣卒。

胡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禪，歲一漆之，出疆必載禪。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

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楚子使屈完如師。

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殺音線

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

胡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

繩音穩

之不復則辭。微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主下侵陳傳

左陳轅濤塗謂鄭申侯

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

屏履音費

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履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公羊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全李氏誤軍之罪，疑公羊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主下侵陳傳

左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見桓公二年公至唐傳

穀梁有二事偶則

春秋左傳

卷十一

每

慶音宗

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

伐楚也。

全汪氏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腹而序者曰湯歸自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而

序者曰成王歸自奄皆擇其重者致之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是為叔孫氏

左叔孫戴伯會

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胡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征

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

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

數音經

徑陳路也

于陳也

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

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

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

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

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

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

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

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

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

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

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
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
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
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
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
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願之乎。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左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

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

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羶。一

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

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

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

沃。歸胙於公。公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

之。穀梁曰。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公祭之地。地墳。與

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穀

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平。天平。太子奔新城。公

論變也論

美也攘論

論奪嫡論

言俞猶音

山

自吳吉善

不勝惡

墳音粉

春秋

卷十一

二

憂思必索
與之仇對

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大子
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
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
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
于新城。袖檀弓使人辭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
敢愛其死。雖然。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
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
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
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

狐裘貴服
左耳亂貌
左音忙又
音蒙

東山之伐
戰于穆桑

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
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
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
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
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
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
祛。遂出奔翟。國語。申生反。自稷桑五年。驪姬
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君若不圖。難將至
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
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

郵尤同

中飲半醉也

大夫之妻稱主孟克

妻字茲指里克

吾音魚苑

茂本也

辟去也旃置也謂所置之食

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咱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旣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殮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旣許驪姬殺犬子而立奚齊謀旣成

乘執也言奉君之志

况也

矣里克曰乘君以殺犬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犬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胡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

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林註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於公。時子年十歲。未能行朝禮。故繫

於母而曰朝其子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

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

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

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左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止

衣裳之會七

左謀寧周也

史記惠王太子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

也。恐后陳姬

后生叔帶。有寵於惠。

胡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

有次於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下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全高氏王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為議之於朝。觀貢之以諫詞。從違未可定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矣。汪氏張良招四皓。卒定太子。朱子詳載其事。於綱目。豈非法春。

秋許首止之盟而然與

手
神
高
卷

附左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于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胡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

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全季氏首止葵丘。桓公不敢與世子宰周公盟。而諸侯自盟。故書諸侯以別之。與柯陵雞澤平丘異矣。若臯鼫。則劉卷自以疾不與。非晉能尊之也。

鄭伯逃歸不盟。左諸侯盟首止。王使周公召鄭伯。

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

歸

胡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

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者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見莊公十年滅譚傳

左楚鬪穀於菟滅

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左傳同

冬晉人執虞公

史記仲雍居吳三傳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復封章弟虞仲于虞故夏禮

輔頰輔車
牙車

左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

曰犬伯虞仲大王之昭也犬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

桓叔晉虢
公曾祖莊
伯獻公祖
也魯莊二

十六年盡
滅桓莊之
族

不易物言
祭物相同

尾星也日
月之會曰
辰日在尾
改尾伏戎

事上下同
狀故曰均
振振振威
貌鶉火星
賁音奔賁
賁明貌天
策傳說星
焉近日焯
焯無光也
火中鶉火
正中見于
南方并伯
即百里奚

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
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唯德繫物
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
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
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
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
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旅
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
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
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
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
王

胡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
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縕於晉久矣晉
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眾執獨夫
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
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

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爲
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
以見棄義趨利賣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附史記晉虜虞君及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
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穆
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許使謂楚曰吾
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
之時奚年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
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
之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于齊蹇

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
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
頹欲用臣蹇叔復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
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利爵祿且留再用其
言得脫一不用及虞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
厚幣迎蹇叔于宋以爲上大夫

六年杞成公
元年

春王正月

附左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
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

而幸焉。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左

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左楚子圍許以救鄭諸

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

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

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楚子從之。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侯將許男見楚

冬公至自伐鄭

胡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感動諸夏今合六國

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

者矣及楚人攻許卽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

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

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

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七年是年秋曹昭公班卒

春齊人伐鄭左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

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

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

競強也病卑弱也

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子來朝。全胡氏齊桓請天子進之。見莊公五年邾朝傳。

鄭殺其大夫申侯。左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

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

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吾知女。女專利而

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

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

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

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胡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

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

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

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

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

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

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

母。衣裳之會。八。借。莊。公。十三年盟。柯傳。左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

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

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全李。氏。周。

母音某

春秋左傳

卷一

三

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
 器。采服貢服。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于
 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惰。慢
 物。伯主總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
 天子也。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
 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
 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
 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
 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
 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
 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若若緩之以
 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毀。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
 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
 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
 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
 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
 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
 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
 六年。鄭冬。鄭伯請盟于齊。全李氏以齊侯却鄭
 殺子華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
 倫。而此則正一國之人倫也。

曹伯班卒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公子友如齊

全汪氏甫盟審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惠王二十八年曹共公五年崩襄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兵車之會一

左惠王崩襄王惡

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

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

後發喪全吳氏襄王將嗣位為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左氏謂去

冬惠王已崩然豈有經年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已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爭立故遣使求援而桓為之謀耳

穀梁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

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

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胡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

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平方伯

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

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

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

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平方伯公侯之上不以

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

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

甲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

左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

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

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

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全吳氏齊桓嘗存邢

衛。而未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狄也。

秋七月。歸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氏謂致哀姜。與胡傳不合。

胡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雍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

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汝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崩襄王立

襄王九年

是年春宋桓公御說卒秋晉獻公從諸卒晉亂

附左。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

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春宋桓公卒。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

襄公在喪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

衣裳之會九

左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

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宋桓公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胡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下關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

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國秋齊侯盟諸侯于

好示自矜其功

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夫齊侯好

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

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薨矣又何加焉夫

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

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晉

侯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

薨音萌棟也建棟則室成矣責音債出責望報也果克也奉行也景大也大

注晉山名
以澮音漱
貢汪大也

振振九陽
之貌

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
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諒齊德之
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
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天昏公羊桓之盟不
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
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蔡丘之會桓公震
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
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胡會盟同地再言蔡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
必有大美惡焉蔡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穀梁有毋使婦人與國事再命曰

尊材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

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

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

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書而不歆血也是

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蔡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

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倮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左九月晉獻公卒里

從音詭

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
 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
 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
 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
 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
 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羊獻公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
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及里克將殺奚
 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
 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君
 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

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
 能謂人已乎冬里克殺夷齊于次荀息將死之
 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
 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

胡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
 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
 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
 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

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
春秋書此為後世戒

鈇音述導

附左國檀弓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
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
入乎吾請為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
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
夫長國者惟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
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
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
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

剗音演鋒也

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
大大喪大亂之剗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
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
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
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
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苟衆所利鄰國
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
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
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
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

亂何入。非危何安。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乃使梁由靡請君于秦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傲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

與通

也

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公子

公子繫下
出國語

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左）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士於何有。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

嬰馬纓環
音襄馬帶
也疇音衡

沒貪也

載成也

齊隰朋下
出左傳

懷挾嬰環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于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

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

十年

晉惠公夷吾元年。宋襄公茲父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全孫氏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

張天葵丘之會。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此始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後。見莊公十年。滅譚。傳。

左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弒其君卓

胡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

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及其大夫荀息。

胡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

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苟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全許氏當是時患有大于戎者，狄及楚是也。舍強國弱所不務德而勤遠畧，况許方患楚而歐以伐戎，非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周公忌父會齊隰朋立晉侯

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附國語：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臯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就是人斯而有足臭也。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

爾有所有也

妃配也

無禮指送
負君事

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鬼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左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全高氏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申酉戌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尤為異。○見下陽穀傳。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

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

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

殺平鄭。平豹奔秦。

夏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齊桓公女

不從不肯
百零

左傳四年
不使管仲

胡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
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
俱肆於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
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
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

見上陽穀傳

冬楚人伐黃。左黃人不歸楚貢。楚人伐黃。

胡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
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
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

平戎于王
則定時仲
尚未死必
有一誤
援青願

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闕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
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斥
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
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
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春秋衡庫

卷十一

齊有厭
齊一疑
世不立必
明之報也
平九于生

之會也之齊和伯業志吳楚人彼黃不能救及
此類易詞比事而善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滅黃而書外皆襄臥公猶與會盟而又不指姓也
公災。對夷外安中國之義矣。滅黃滅臨皆不書外
姓守夷祖三訓吉命口至而對禍不出限尖姓患
華洩階出自幽谷。蕩于沓木。春妖之洩。如少。斯以
黃臥公不指姓姑。孫于。與之。以。豈因。其。葬。昔。矣。明

春秋衡庫 卷十二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僖公中

十有二年 是年冬陳宣公杵臼卒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左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

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胡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
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
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將之類是也。出奔
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

詳黃滅

春秋衡庫

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附左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

去年樂召
或伐周

諸侯之百
稱于天子
曰陪臣伯
勇之使故
曰舅氏
督諸功德
篤厚也

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

陳穆公
款元年

春秋侵衛

胡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

春秋新章

卷十二

二

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於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兵車之會

王室亦有戎難故謀之

二〇見上

左：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

秋九月大雩

麥禾皆不熟

冬公子友如齊

全張氏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代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亦以見友之專魯政也

附左：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携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汎同泛音

十有四年

是年冬蔡穆公盼卒

春秋傳
卷十二
三
春諸侯城緣陵

胡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

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胡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

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林屬於山為鹿沙鹿土山在平陽元城縣東

胡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萃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

山頂曰冢
萃崔嵬也

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狄侵鄭全張氏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桓公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溫而至此伯圖弱矣○見上

侵衛
傳

冬蔡侯貜卒

附左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

傳附也

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

蔡莊公甲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全李氏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見衆同之禮。此六者諸

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六服朝覲宗遇之歲也。又曰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與行人不同。蓋周衰損益之禮也。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用五年一朝之制。豈諸侯邦交之禮乎。

楚人伐徐

左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兵車之會三。○牡丘齊地。與匡近。匡衛地。

左盟于牡丘

尋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敖慶父之子。孟穆伯也。是為孟孫氏。

胡楚都于郢。距徐亦遠。

郢在江之南。徐在淮之北。楚之伐徐必越宋陳蔡諸

國之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

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

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蓋在徐楚之間

以救徐也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至久也

季姬歸于鄆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胡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冬宋人伐曹

左討舊怨也

全張氏曹在宋宇下莊十四年從齊桓伐宋宋

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而襄遂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伯乎於此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也陳氏諸夏之相交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為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見後二十八

左徐恃救也

全張氏見

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始見經

左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

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

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號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穆姬申生姊賈君獻公次妃羣公子武獻之族中六天里平等

既而不予

國語輿人誦之曰烝之見佞果喪其田許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徂終

逢其咎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

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

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于乘三去三

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

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

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

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國語君深其怨得淺其寇乎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

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

及懼六台
皆指馬變
變其常度
張天聲價
音奮乾音
子

狃狎也

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
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
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
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
能。君必悔之。弗聽。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
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
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
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
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

國語穆公
衡雕戈出

還音旋澤
音窳泥中
也號呼也
平聲
輅音遼
也

反首亂髮
下垂拔音
駭草也音
止也

見使者。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
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
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澤而
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
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
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
史記初穆公
亡善馬岐下
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二百餘人。吏逐得。將法之。
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者不飲
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
皆願從。從而見穆公窘。皆推鋒致死。以報食馬
之德。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
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

妖夢指狐
突遇太子
事

晉以二子
名簡璧二

女名古人

閉宮皆居

臺以絕之

履柴方得

上下免音

問以喪服

迎素但示

終日殺

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
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
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犬子營
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
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
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
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
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

飽音移
子金即節
甥教教節
乞也圍太
子名
麥音袁易
也易公田
之稅以賞
眾
征與車馬
繕治器械

任背天不祥必歸晉侯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
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
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
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
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
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
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
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
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

五黨爲州
州長各繕
刑兵

割音曉益
音荒血也
相助也

說鞭音脫
福

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作州兵
初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
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
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
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
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
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
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
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

及及今言
之也
傳皆面語
也傳傳上
聲查音奪

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是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
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
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
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
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
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
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
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

禮享諸侯
用七牢牛
羊豕各一
為一牢

夷吾至是
始歸秦賂

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
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
館晉侯餽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
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
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
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
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
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晉天子圍為質于
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是為
懷嬴

胡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
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
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
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
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
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
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
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
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

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爲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

宋都。左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鷓退飛過宋都

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

鷓音鵠
連入聲
通平聲

音真
百須確

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

君故也。公羊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紀

聞。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鷓退飛。紀

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

胡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

石隕鷓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魯史何以不削。聖

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

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

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

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後五年見執六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字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

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見下滅左謀鄆且東畧也城鄆役人

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全許以男

先邢曹邢以侯後鄭許此齊次之也汪氏桓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却淮夷而不力城鄆而不能果况魯僖在位遠以其臣滅項而止之既不能為鄰國討強家又遷怒於其君待聲姜會下而獲釋悖君臣之分案男女之別霸事之慎莫此為甚

俱音顛

十有七年

是年冬齊桓公小白卒齊亂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臯陶之後。見莊公二十三年荆聘傳。

左

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全王氏不能病楚而徒伐

其與國之小者是縱豺狼而搏狐鼠也

夏滅項

國名子爵

胡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

人以爲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爲桓

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

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

取鄆取邾取郟是也由此知項爲魯滅無疑矣然

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

爲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

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鄆襄公取邾

昭公取郟皆不言滅而書取在君則當諱也若夫

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耳執政之臣擅權爲

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爲朋黨比周

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左聲姜以公故會齊侯

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林註公既見止于齊猶以會至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齊侯好內多內

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

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

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

以為犬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

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邾人

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補管子管夷吾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

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彼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雖然不可

武孟即無
虧惠公公
子元也孝
公名昭昭
公名潘懿
公名商人
雍人名巫
即易牙

官官刑

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
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盟則可朋之為人好
上識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言終喟然嘆曰
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
公曰易牙何如對曰微君之命臣且謁之臣願
君之遠易牙豎貂開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
快寡人尚何疑耶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且
其子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
人猶尚疑耶仲曰其身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
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寡人十
五年不歸見父母奈何棄之仲曰是所願得於
君者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仲卒桓公不
用其言近侍三子三子
專權是歲隰朋亦卒

十有八年

齊孝公昭元年

附左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

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獻音獻

無虧既死
曹衛邾元
去魯亦罷
歸故宋獨
與齊戰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救公

子無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

狄救齊

救四公
子之徒

左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

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

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贏立孝公而還

胡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太故其責詳書師救

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

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

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

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

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

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

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

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

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

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

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管子公薨六子皆求立死

十一日轟出于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陽門

之扇

胡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極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左圍蒐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胡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

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全范氏伐衛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季氏衛文賢君原其心恐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

義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為報齊乎。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

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直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林註曹雖與盟而猶不肯服故不以

國地。而曰曹南。○見下圍曹傳。

鄆子會盟于邾

林註不及曹南之盟。鄆乃會之于邾。○主莊公二十七年盟幽傳。

巳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

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

睢音雖。水名。次睢之社。東夷所爭妖神也。

緩救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
邢衛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秋楚人圍曹。左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
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胡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
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
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

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
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
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奸。而
訓注用。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
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
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
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遜焉。非特畫筆之
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見後二十五
年滅邢傳

左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

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

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

冬會陳人。穆蔡人。莊楚人。成鄭人。文盟于齊。左陳

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

修桓公之好也。全杜氏地以齊齊亦與盟

胡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其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

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會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梁嬴姓伯爵。補左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左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

冠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

取梁。

胡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惰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

正音注

淫淫二語
出穀梁

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全何氏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人。無不被刑。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胡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

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全天子五門。臯

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魯之庫門。似天子臯門。雉門。似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

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

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

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

修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

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

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

深矣。

泮宮。猶寧也。水形如半壁。故曰泮水。闕。深也。先妣。妻源之廟。

附詩魯頌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

旂。其旂芄芄。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穆

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

武。昭假列祖。靡不有孝。自求伊祐。明明魯侯。克

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角弓其觶。束矢其搜。

戎車孔博。徒御無斃。翩彼飛鸞。集于泮林。食我

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

大賂南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

啓爾宇。為周室輔。秋而載嘗。夏而禘衡。白牡騂

黃。以享以祀。以介以福。濟濟多士。無不廣聞。濟濟

黹。皆作甚。時。審。反。琛。寶也。南。謂。荆。揚。福。音。福。豫。養。祭。牛。設。

後。昔。具。反。我。我。有。法。度。也。假。古。百。反。

五十。矢。為。束。搜。衆。貌。

橫木以運其角恐觸人也毛魚豚也

英牙飾膝繩也

以貝飾冑綴以赤綵

荒有也

往徠新甫

二山

鳥稱之狀也

曼修廣也若順也

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夏郟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借後二十四年出居于鄭傳

左滑人叛鄭而服于衛

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

病邢

冬楚人伐隨

左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鬪穀於蒐

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二十有一年

春秋經傳

卷二十一

三

春秋後傳

春秋後傳 卷十一
春秋後傳 卷十一
春秋後傳 卷十一

夏故舉號

宋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見下會孟傳

左宋襄公欲合

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應音在

夏大旱

左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

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

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左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

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

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

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

墮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以執之宋公謂目夷

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

至乎此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

春秋後傳

卷十一

五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謂宋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胡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蘭相如一奮。

通音系

通音系

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于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會盟，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全汪氏楚稱爵而僅亞于宋位中國諸侯之上兩伯之抗不待春秋之終而已見矣故陳止
齊曰宋楚初爭表也

春秋新傳

卷十二

三

春秋傳
卷十二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胡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左子魚

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胡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郟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軟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偵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

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左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

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

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

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

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其

君焉。

胡按左氏邾人滅須句。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

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講於王

太時伏義也須句伏義之後近於濟故世祀之

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三月鄭伯如楚。夏

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全吳氏宋襄

遭執辱鄭知宋伯不可成其力不可待遂朝于楚宋不自反德遽怒鄭而伐之所以挑楚釁而

取泓之敗也

附左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

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大子圉為質

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左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

蓋言婚也 致去聲

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魚門

胡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若與之，弗可救也。已弗聽，戰

邾師雖勝 死傷亦甚 無衣可以 招魂故以 矢

也 同公孫固

著音荷

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穀梁旌亂于上。陳亂于下。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

僂巖未整之陣僂音

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氣致志。鼓僂可也。

胡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

春秋傳

卷十二

三

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謂言日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

是年夏宋襄公茲父卒。冬杞成公卒。

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胡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

禮音民

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爲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爲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辭。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傷于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左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全吳氏曹南伐鄭陳不從。

臣叔伯蓮臣

宋盟齊會孟則陳從楚今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即誣以罪而伐之積其勢不至于滅陳不已也

附左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

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胡春秋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附左國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

魏武子名
犇音抽季
子曰季也
廡咎音墻
高隗音危
廡音細

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廡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

幾得國也
合其如一
薄音博迫
近而觀之

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昔管敬仲有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此管大夫之所以紀綱齊國，俾輔先君而成伯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

愛親明賢
政之幹禮
宿於窮禮
之宗禮以
祀政國之
常是謂三
常
重耳大戎
狐姬之子
離外指也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無乃不可乎。公弗聽。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

三士狐趙

國薦以國君之禮薦之

弭彌上聲
弓無緣者

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

屬音燭着也秦矢房也韃音堅弓弦也

晉在冀州

三材即狐趙賈

羸故子圍夏區音核盟音管婿禮嫡入室媵妾捧室

韃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楚子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士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三材傅之天胙之矣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圍之辱備嬪嬙

子餘趙衰字黍苗小雅抑仰通

先君之榮謂秦襄公討西戎有功封伯

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公子欲辭子犯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抑君也若黍苗之抑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強周室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

燧飛小雅

義取念昔

先入河水

逸詩義取

朝宗于海

六月小雅

言甫佐官

王征伐義

取匡王

驪馬絡頭

緹馬繯

離不用也

春秋傳

卷十二

賦鳩飛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

宋成公王臣元年○是年冬晉惠公夷吾卒

秦王正月

附左秦伯納之及河詩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于天下

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

晉乘公反國及河令棄捐籩豆蒲席顏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舅犯嘆曰籩豆所以食也茵蒲所以卧也而君捐之黧黑胼胝所以執勞苦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至于國臣在所蔽之中矣

乃以璧授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衰二月

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

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

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

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呂卻畏偃將焚公

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

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

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

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

晉師象公

師

披國語作勃鞞

中音仲謂牙宿也

春秋傳

卷十二

三

申孫矢名

難謂臣節
爭

小吏曰堅

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
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
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
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國語乾時之役申孫之
矢集於桓鈞詢近于祛
而無怨言佐相以成令名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今君之德字何不寬裕也
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
潛會秦伯于王城巳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
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
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

心主謀故
所圖亦反
覆

盾徒充切

卿之嫡妻
為氏子

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
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履者
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
罪居者國君而仇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
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
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盾與其母
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
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
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晉侯
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

不求而死
將以誰怨

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晉乘介子推懸書宮門曰。有龍

矯矯將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脯。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在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於是表綿上山。中而封之。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夏狄伐鄭

見下居鄭傳

左鄭之人滑也。滑人聽命。師還。

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附左初子頹之亂。鄭號同納王。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號公請器。王與之。晉鄭伯由是惡王。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犬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

歲同也周
人傷夏殷
之叔世疏
其戚以至
亡

華花同不
作柎花蒂
也花外曰
鄂萼同韡
韓光輝貌
音節閱音
際

平王東遷
晉鄭焉依
惠于山奔
號鄭納之
鄭始祖桓
公友周厲
王之宣
王之弟

深愛也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
蔡。邠。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
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
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
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鬪。于。墻。外。禦。其。侮。國語
人言曰兄弟讒
鬪侮人百里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國語且
夫兄弟
之忿不微於他微
於他利乃外矣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
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

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
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
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
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
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
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
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顏
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

麻音藍
德無極近
之則不孫
怨無終遠
之則怨

甘昭公即
王子帶

隗氏即狄
女替廢也

不主不親

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恠。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初其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

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奉犬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犬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

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鄭伯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

胡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顏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不聽。犬叔帶通於隗氏。王絀狄女。顏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汜。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睚眦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

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附左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

季

皇武子鄭

勝百煩

周喪宋吊

則王拜謝

之

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是年夏衛文公燬卒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左衛人將伐邢，禮至

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

殺晉亦

止

胡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滅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爲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

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爲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于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於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胡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

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
失明矣。

附左。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
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
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
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
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
而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逆公。不亦可乎。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

積音攢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
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
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
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
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
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
之也。乃出其民。國語。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
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
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
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

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太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

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
縮引也

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于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

言者有司也

不承獲甸言不得王室甸服

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逆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國名在今汝陰南頓縣全杜氏頓迫于陳而出奔

楚故楚子玉為頓圍陳以納頓子

胡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郵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附左國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公命

驪車句也
國語疏微

鞭音提

疏車而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
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
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
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故使處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左修衛

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平元年獲
挈之怨

二十有六年。衛成公
鄭元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合上盟洮
並見下乞

師左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左討是二盟

也。

胡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鄆。弗及。罪魯
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
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
也。其爲諷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
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鄆
是也。鄆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
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
之。

以膏沐明
不恃賂

夏齊人伐我北鄙

主莊公十年長勺傳

衛人伐齊

左夏齊

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

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

國語展禽使喜以膏沐犒師

齊侯未

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

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

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

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

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

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

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

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東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

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胡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于

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

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

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

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左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胡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 全劉氏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祝融猶

后稷鬻熊猶公劉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

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宋以其善于晉也叛楚即晉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全吳氏前年宋成公忘父之仇與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即晉可謂能徙義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夷狄之橫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左公以楚師伐

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

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逼齊

楚

胡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平末丸
冬螽令

春秋衡庫 卷十二

